

# 南苏丹和平进程：历史 与现实视角探析

胡二杰

---

**内容提要** 自2011年独立以来，在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下，南苏丹和平进程艰难推进，虽然取得一些阶段性进展，但仍面临诸多复杂挑战。具体表现为：选举条件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和平选举的基本要求；国家统一部队的整合与部署进展缓慢，安全计划落实遥遥无期；部族冲突难以平息，各族群间矛盾不断激化；平民保护和人道主义形势严峻，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数量持续攀升，民众生活困苦，国际援助也难以到位。这些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南苏丹内部的民族和政治矛盾，还涉及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脆弱的国家治理结构以及外部力量的深度干预。本文通过系统分析这些挑战形成的原因，探讨国际社会与南苏丹各方如何应对，以推动南苏丹和平进程可持续发展，并为未来的和平建设提供有益建议。

**关键词** 南苏丹 和平进程 重振协议 部族冲突 人道主义危机

**作者简介** 胡二杰，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南京210039）。

---

南苏丹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自2011年从苏丹独立以来，始终深陷冲突与不稳定之中。南苏丹和平进程不仅关乎该国民众的生存与发展，也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独立后不久，南苏丹因政治权力斗争爆发内战，导致数万人死亡，上百万人流离失所。2018年9月，南苏丹政府与反对派签署了《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协议》（*Revitalized Agreement 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简称“重振协议”）。该协议曾被视为和平进程的重要里程碑，但其后续进展却并不顺利。南苏丹和平进程依然面临诸多复杂挑战，包括选举条件严重不足、国家统一部队的整合与部署迟缓、部族冲突持续加剧，以及平民保护和人道主义形势严峻等。

关于南苏丹和平进程的困境，国内外学者从历史遗留问题、机制建设、国家建构、外部参与等不同视角进行了广泛研究。在历史遗留问题方面，有学者通过梳理南苏丹内战及此前苏丹南北冲突的主要和平协议，指出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影响并破坏了解决冲突的努力。<sup>①</sup> 在机制建设方面，有研究指出南苏丹缺乏富有弹性的社会契约，导致和平进程屡屡受挫。<sup>②</sup> 此外，学者们还探讨了南苏丹国家建构过程中存在的族群对抗与权力分配问题，<sup>③</sup> 以及外部力量对南苏丹和平进程的影响。<sup>④</sup>

现有研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南苏丹和平进程面临的挑战，本文旨在系统探讨这些挑战的具体表现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揭示南苏丹和平进程长期受阻的根本症结。期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增强对南苏丹局势的理解，并就推动该国和平进程提出几点思考。

## 南苏丹和平进程的演变历程

南苏丹原为苏丹南方地区的 10 个州，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以及苏丹南北方显著的民族和宗教差异，南方谋求自治乃至独立的倾向由来已久。1956 年苏丹独立后，喀土穆中央政府对南方采取了严苛政策，导致南北矛盾日益激化。1983 年，苏丹南方军官约翰·加朗（John Garang）成立了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简称“苏人运”）及其武装力量苏丹人民解放军（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简称“苏人解”），开启了有组织的武装斗争，导致长达 22 年的内战。直至 2005 年 1 月，苏丹政府与苏人运签署全面和平协议，成立由南北方共同参与的民族团结政府，并进入为期 6 年的过渡期。过渡期结束后，南方十州通过公投决定未来。2011 年 1 月，公投顺利举行，绝大多数选民支持南方独立。同年 7 月，南苏丹共和国正式成立，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联合国安理会随

- 
- ① Gene Carolan, "Statebuilding in the Peace Agreements of Sudan and South Sudan,"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Vol. 15, No. 1, 2021, pp. 1 - 24.
  - ② Luka Biong D. Kuol, "South Sudan: The Elusive Quest for a Resilient Social Contract?"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Vol. 14, No. 1, 2020, pp. 64 - 83.
  - ③ Øystein H. Rolandsen, "Another Civil War in South Sudan: the Failure of Guerrilla Government?" *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 Vol. 9, No. 1, 2015, pp. 163 - 174; 刘辉:《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与南苏丹的国家建构及其困境》,《中东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270—290 页; 闫健:《政治—军队—族群的危险联结:南苏丹内战原因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17 年第 3 期,第 69—80 页。
  - ④ [南苏丹] 勒本·内尔森·莫洛:《南苏丹的和平进程与国际社会的作用》,沈晓雷编译,《西亚非洲》2017 年第 1 期,第 44—62 页。

即设立南苏丹特派团，其任务是巩固南苏丹的和平与安全，支持发展和民主治理等。<sup>①</sup>

独立后的南苏丹未能如愿走上和平发展道路，部族冲突频发，苏人运内部矛盾重重，国家发展停滞不前。2013 年 12 月，因权力斗争，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 (Salva Kiir Mayardit) 总统解除了副总统兼“苏人运—反对派”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 – in – Opposition, SPLM – IO) 领袖里克·马沙尔 (Riek Machar) 的职务，导致大规模武装冲突，波及全国 10 个州中的 7 个。到 2014 年 2 月，冲突造成 90 万人流离失所，16.7 万人逃往境外，320 万人陷入粮食危机。2014 年 5 月，联合国安理会重新确定了南苏丹特派团的任务，重点在于保护平民、监测人权、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依据停止敌对行动的决议设立伊加特驻南苏丹停火监督机制 (Ceasefire and Transi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Monitoring and Verification Mechanism)。<sup>②</sup>

2015 年 8 月，在联合国和伊加特等组织的斡旋下，冲突各方签署了《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内容包括组建过渡政府和重新整合军队等。然而，该协议在权力分配等关键问题上难以落实。2015 年 10 月，基尔总统单方面将南苏丹 10 个州重新划分为 28 个州，引发广泛争议。苏人运—反对派特别关注其党派人员在首都朱巴的安全问题，与政府就朱巴非军事化展开拉锯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允许朱巴同时驻扎政府军和苏人运—反对派的武装力量。2016 年 4 月，南苏丹民族团结过渡政府成立，马沙尔再次任第一副总统，但他与基尔总统的关系迅速恶化，导致党派武装冲突频发。同年 7 月，朱巴再度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引发第二次南苏丹内战，和平进程中断。马沙尔逃亡后，基尔任命塔班·邓 (Taban Deng) 代理第一副总统，试图分裂苏人运—反对派。<sup>③</sup>

2018 年 9 月，南苏丹主要冲突方签署“重振协议”，就权力分配、过渡进程和安全安排等问题达成一致，这是推动南苏丹和平进程的重要法律文件。<sup>④</sup> 按照协议，南苏丹应于 2019 年 5 月成立重振民族团结过渡政府，然后进入为期 36 个

①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996 (2011),” July 8, 2011, <https://unmiss.unmissions.org/un-security-council-resolution-1996-2011>, accessed May 15, 2024.

② UN, “About UNMISS: Background,” 2024, <https://unmiss.unmissions.org/background>, accessed May 15, 2024.

③ Nicki Kindersley and Øystein H. Rolandsen, “Prospects for Peace and the UN Regional Protection Force in South Sudan,” *African Affairs*, Vol. 120, No. 480, 2016, pp. 479 – 490.

④ Roger Alfred Yoron Modi, “R – ARCSS: Salient Features of South Sudan Latest Peace Deal,” September 20, 2018, <https://paanluelwel.com/2018/09/20/r-arcss-salient-features-of-south-sudan-latest-peace-deal/>, accessed May 15, 2024.

月的过渡期，但因各方在安全安排等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两度推迟直至2020年2月才正式组建新的过渡政府。基尔签署总统令，马沙尔任第一副总统。各方承诺努力执行协议，追求全面和平。

尽管“重振协议”为南苏丹带来和平的希望，但由于历史积累的种种问题以及不断出现的新状况，协议落实进展缓慢。2022年8月，过渡政府批准将过渡期延长24个月，以完成必要的政治、安全和选举改革，计划于2024年12月举行大选。2023年7月，联合国、非盟和伊加特向南苏丹政府及各党派提出10项关键优先任务，但未获正式答复。2024年初，联合国评估小组对南苏丹现状评估后发现，基本选举条件未达预期，选举安排进展缓慢。

2024年5月，在肯尼亚斡旋下，南苏丹过渡政府与未签署协议的军政异见人士启动“图迈尼倡议”（Tumaini Initiative）谈判，并于7月15日初步达成“图迈尼共识议定书”，内容涉及部族冲突、武装平民和土地争端。7月16日，苏人运—反对派对此议定书表示异议并宣布退出“图迈尼倡议”，称议定书违反“重振协议”，破坏和平进程。<sup>①</sup>后经国家立法机构批准，基尔总统签署第12号宪法修正案，将过渡期延长至2027年2月，以便完成“重振协议”中的关键任务。然而，美西方国家以及部分南苏丹民间团体对此表示不满。当前，南苏丹和平进程正笼罩在选举条件不充分、前景不确定的阴影之下。

## 南苏丹和平进程的主要挑战

2018年以来，在国际社会的敦促和专门机构的监督下，南苏丹各方基本能够遵守“重振协议”，停火局面总体上能维持。然而，“重振协议”中诸多重要事项的推进依旧缓慢，和平进程面临不少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选举条件尚未成熟

“重振协议”要求尽快举行大选，以产生具有合法性的民选政府，从而结束过渡期。然而，南苏丹至今选举条件严重不足，具体表现为选举机构建设滞后、

<sup>①</sup> Sundan Tribune, “SPLM – IO Pulls Out of Kenya – Mediated Peace Initiative,” July 17, 2024, <https://sudantribune.com/article288350/>, accessed July 20, 2024.

选民登记进展缓慢、选举争端解决机制不健全等。这些问题不仅阻碍选举如期顺利进行，也影响和平进程的整体推进。

根据“重振协议”和相关路线图，成功举行大选是南苏丹和平进程最关键的一环。只有产生合法的民选政府，才能宣告过渡期结束。自 2023 年以来，国际机构持续监测并进行实地考察后，认为南苏丹尚未具备举行选举的必要条件。2024 年 4 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信安理会，列举了南苏丹过渡政府尚未满足的三大类关键先决条件：一是技术准备，如选举机构建设、选区划定、选民登记、难民及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参与、选举争端解决机制、选举结果管理；二是政治和安全准备，如保障公平竞争环境、统一部队建设、族群暴力问题解决、宪法制定；三是立法改革。古特雷斯强调，和平举行可信的选举并落实其结果是南苏丹各利益攸关方及其国际伙伴的共同战略目标，他敦促南苏丹政府拨出必要资源，启动民主过渡机构，并表示联合国随时准备提供支持。<sup>①</sup>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些国际机构呼吁推迟选举，南苏丹过渡政府内部各党派也就此展开辩论。尽管前期准备明显滞后，2024 年 7 月，南苏丹全国选举委员会仍然宣布选举将按计划于 12 月 22 日举行，并在全国各州设立选举委员会（不包括阿卜耶伊、大皮博尔和鲁翁 3 个行政区）。基尔总统之所以支持按期选举，是因为如果反对党抵制选举，他将获得更多主动权，并在选后治理中面临更少阻力；而以苏人运—反对派为首的反对力量因缺乏有效竞争的体制和财力，担心选举失利，因此希望推迟选举，维持现状。<sup>②</sup> 经过博弈和妥协，南苏丹过渡政府正式宣布将选举推迟至 2026 年 12 月。美国国务院就此表示，“南苏丹领导人在创造必要条件、按照公开商定的时间表和平举行可信选举方面出现了持续性、集体性失败，责任应由过渡政府各党派共同承担。”<sup>③</sup>

选举条件缺失也直接影响了南苏丹国家统一部队的整合与部署。由于缺乏合法政府主导和平进程，各党派在军队整合方面合作意愿不强，这进一步延缓了统一部队的部署进度。

① UNSC, “Letter Dated 8 April 2024 from the Secretary – General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April 8, 2024, [https://unmiss.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sg\\_letter\\_april\\_2024.pdf](https://unmiss.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sg_letter_april_2024.pdf), accessed May 20, 2024.

② ISS, “Is Proceeding with Elections in South Sudan the Lesser of Many Evils?” July 26, 2024, <https://issafrica.org/iss-today/is-proceeding-with-elections-in-south-sudan-the-lessor-of-many-evils>, accessed July 28, 2024.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Joint Statement from Troika Capitals on South Sudan,” September 21, 2024,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from-troika-capitals-on-south-sudan/>, accessed September 23, 2024.

## （二）国家统一部队建设进展缓慢

国家统一部队的整合与部署是南苏丹和平进程中的关键环节。然而，各方在统一部队的构成和指挥体系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导致相关工作进展极为缓慢。这不仅影响南苏丹的整体安全局势，也使选举条件更加难以成熟。在这种情况下，选举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进一步加剧了国家政治不稳定。

国家统一部队的训练与部署是南苏丹和平进程中安全安排的核心任务。只要境内各武装派别林立的局面未改变，南苏丹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和平。这些武装派别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苏丹南北内战时期，当时南方各部族被广泛动员和武装以反抗苏丹中央政府。南苏丹独立后，丁卡族在政府和军队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努尔族等其他部族因对政府不信任，试图保留各自部族的武装力量。2013年内战爆发后，努尔族正式组建苏人运—反对派武装，其他一些不满政府的政治力量也相继成立武装组织，使南苏丹陷入长期的内部冲突与对抗。

“重振协议”要求将各党派部队集中、登记、甄别，然后进行统一训练，最终整合为 8.3 万人的国家统一部队并重新部署。然而，这一原定在过渡时期完成的任务进展缓慢，主要受制于财政拨款拖延和党派争权夺利等因素。各训练中心后勤保障匮乏，食品、药品和训练设施长期短缺；相关部门未能及时制定可行的训练大纲和考核标准，导致训练内容基本停留在队列操练阶段。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大了统一部队训练和部署的难度，许多受训士兵为谋求生计而逃离训练营地。从根本上说，“统一部队的整合部署受制于各方的政治意愿。由于政治领导人没有做出政治决断予以推动，该进程明显受阻。”<sup>①</sup>

直至 2022 年 8 月，首批两万余名统一部队士兵才从训练中心毕业，到 2023 年 6 月毕业人数达到 5.3 万人后，训练被迫暂停。由于各方在中级指挥层的组成上存在分歧，直至 2023 年 11 月，统一部队才首次向上尼罗河州部署近千名士兵，这标志着统一部队建设工作终于取得了一定进展。截至 2024 年 3 月，南苏

<sup>①</sup> Abraham Awolich, “South Sudan Peace Process: The Challeng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ARCSS,” November 4, 2019, [https://www.southsudanpeaceportal.com/wp-content/uploads/2019/11/5dc027966fe22\\_SouthSudanPeaceProcessTheChallengeToThe\\_Full.pdf](https://www.southsudanpeaceportal.com/wp-content/uploads/2019/11/5dc027966fe22_SouthSudanPeaceProcessTheChallengeToThe_Full.pdf), accessed May 25, 2024.

丹累计部署士兵约 5000 人, 仅为目标人数 8.3 万人的 6%。<sup>①</sup>

统一部队部署迟缓也加剧了族群冲突。由于各部族武装力量没有被有效整合, 地方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 这种局面使本已紧张的族群关系更加恶化。

### (三) 族群冲突难以平息

南苏丹族群冲突是其和平进程的一大障碍。由于选举条件缺失和国家统一部队整合不力, 各部族间矛盾持续难解, 地方武装存在和局势失控使和平协议落实举步维艰。

南苏丹总人口约为 1544.8 万人 (2024 年 4 月数据), 由 60 多个部族组成, 其中丁卡族和努尔族是两个最大的部族, 分别约占该国总人口的 36% 和 16%。<sup>②</sup> 南苏丹独立后屡次爆发内战, 两大部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主要原因之一。此外, 其他部族间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尽管各方努力调解, 南苏丹的族群冲突却始终难以平息, 许多地区陷入旱季尤甚的暴力冲突“死循环”。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 琼格莱州丁卡、努尔和穆勒等部族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 造成成百上千的人员伤亡, 妇孺遭绑架, 牲畜被盗抢, 房屋被烧毁, 导致大量平民流离失所。2020 年 7 月, 基尔总统在独立日讲话中指出, 全国各地的部族冲突此起彼伏, 政府计划通过对话化解分歧和矛盾, 全面收缴民间武器、强化司法机构和法治建设, 以此减少冲突, 并呼吁地方酋长配合政府工作, 鼓励民众上缴武器。<sup>③</sup> 南苏丹政府的举措虽然取得一定成效, 但是脆弱的平衡极易被打破, 近年来部族间冲突仍然频发。据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报告, 自 2023 年以来, 因资源争夺引发的部族暴力事件在全国多地有所上升, 尤其是在阿卜耶伊地区。2024 年 4 月, 西赤道州和东赤道州的族群暴力事件激增, 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妇孺被劫, 以及弱势群体大规模流离失所,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不得不向冲突热点地区增派维和人员和紧

① “South Sudan Deploys First Unified Forces After Peace Deal,” African News, November 15, 2023, <https://www.africanews.com/2023/11/15/south-sudan-deploys-first-unified-forces-after-peace-deal/>, accessed May 25, 2024; Awan Achiek, “Ceasefire Monitors Say Only 6 Percent of the 83,000 Unified Forces Have been Deployed,” March 13, 2024, <https://thedawn.com.ss/2024/03/13/ceasefire-monitors-say-only-6-percent-of-the-83000-unified-forces-have-been-deployed/>, accessed May 25, 2024.

② “South Sudanese Cultures,” AFS - USA, 2024, <https://www.afsusa.org/countries/south-sudan/>, accessed May 28, 2024.

③ PW, “July 9th: President Kiir’s Speech Marking the 9th Anniversary of South Sudan’s Independence,” July 21, 2020, <https://storage.googleapis.com/curium/panluelwel.com/2020-07-08-july-9th-president-kiirs-speech-marking-the-9th-anniversary-of-south-sudans-independence.html>, accessed May 28, 2024.

急巡逻队。<sup>①</sup>

族群冲突不仅是历史遗留问题和资源争夺的结果，也与当前和平进程中的其他挑战息息相关。选举条件不足和国家统一部队部署迟缓，使族群对立进一步加剧，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 （四）平民保护和人道主义形势严峻

平民保护是南苏丹和平进程中的持久性难题。南苏丹平民遭武装人员烧杀抢掠的情况屡遭国际社会指控。截至2023年底，南苏丹境内有约200万流离失所者，境外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约230万人，这些人大多是老弱妇孺，在暴力袭击和性侵等威胁面前极为脆弱。仅2023年第四季度，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就记录了233起暴力事件，造成406人遇害、293人受伤、100人被劫持和63人遭性暴力，受害者数量较前一年同期增长35%。<sup>②</sup>

平民保护是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重要任务之一，该特派团曾在南苏丹设有多个平民保护营地，推动流离失所者分阶段、分批次返乡。然而，由于持续冲突导致民不聊生，多数流离失所者返乡意愿低，或在返乡后再次流离失所。2021年7月，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设立了保护、过渡和重返社会部门，重点执行保护平民任务，寻求持久的解决办法，促进流离失所者安全自愿地重返社会。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力争将这一任务移交给过渡政府，但后者迄今未能真正承担起保护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责任。尽管南苏丹于2019年批准了非盟2009年通过的《坎帕公约》，旨在保护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所者，但尚未将其原则纳入国内法。

南苏丹的平民保护问题复杂难解，原因是多方面的。2023年，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南苏丹特派团授权延期的决议过度强调以武力作为平民保护的优先手段，这一决议可能会给特派团带来新挑战，将1.9万名维和人员置于危险境地。<sup>③</sup>近年来，南苏丹在武装冲突、自然灾害、新冠疫情和苏丹内战等多重因素冲击下，人道主义救援需求持续上升，形势愈发严峻。2023年，南苏丹全国有3/4的人

① Global Centre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South Sudan," May 31, 2024, <https://www.globalr2p.org/countries/south-sudan/>, accessed June 3, 2024.

② UNHCR, "South Sudan Refugee Crisis," 2024, <https://www.unrefugees.org/emergencies/south-sudan/>, accessed June 3, 2024; AP, "UN Reports a 35% Increase in People Affected by Violence in South Sudan," March 19, 2024, <https://apnews.com/article/south-sudan-violence-un-report-689ea395cc2cd6b80fe26eb65b42f256>, accessed June 3, 2024.

③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戴兵大使在安理会表决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授权延期问题决议的解释性发言》，2023年3月15日，[https://un.china-mission.gov.cn/zgylhg/202303/t20230315\\_11042325.htm](https://un.china-mission.gov.cn/zgylhg/202303/t20230315_11042325.htm)，访问日期：2024年6月6日。

口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约 940 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sup>①</sup> 长期内乱、部族冲突、党派斗争、贪污腐败和交通不畅,严重削弱了国际援助机构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成效。更糟糕的是,这些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屡遭袭击。据统计,自 2013 年 2 月至 2024 年 3 月,联合国、国际红新月会及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中至少有 793 名援助人员在南苏丹遇袭,其中当地雇员遇害 222 人,受伤 373 人,被劫持 131 人;国际雇员遇害 14 人,受伤 47 人,被劫持 6 人。<sup>②</sup>

境外南苏丹难民的生活状况也在持续恶化,苏丹、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等主要庇护国的难民服务资源日益紧张,联合国难民署实施的“南苏丹区域难民应对计划”资金短缺,2023 年仅获得所需资金的 18%。<sup>③</sup> 自 2023 年以来,苏丹内战导致南苏丹返乡难民激增,难民涌入南苏丹北部各州,进一步加剧了食品、水、医疗用品和卫生服务短缺状况,凸显了南苏丹日益严峻的经济社会困境和人道主义危机。

## 南苏丹和平进程艰难的深层次原因

独立初期的南苏丹曾让民众和国际社会充满期待。然而,十余年来的实践表明,南苏丹和平进程比人们最初设想的要艰难得多。这一局面的形成并非偶然,由于错综复杂的民族、政治、经济和外部干预因素,南苏丹和平进程注定举步维艰。

### (一) 民族国家建构任务艰难

独立以来,南苏丹一直饱受根深蒂固的族群矛盾困扰,民族国家建构任务艰巨。当前南苏丹的族群矛盾可以追溯至英国殖民时期及苏丹南北内战时期。现代苏丹的地理疆域和政治结构是英国殖民统治的产物,缺乏各民族长期交流与融合的过程。1956 年苏丹独立后,部族意识仍占据主导地位,而民族国家意识却严

① “A New Strategy for Tackling Food and Nutrition Security Crises in South Sudan,” World Bank, June 16, 2023,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23/06/16/a-new-strategy-for-tackling-food-and-nutrition-security-crises-in-south-sudan>, accessed June 10, 2024.

② AWSO, “The Aid Worker Security Database, 1997 – Present,” 2024, <https://www.aidworkersecurity.org/incidents>, accessed June 10, 2024.

③ UNHCR, “South Sudan Situation,” 2024, <https://reporting.unhcr.org/operational/situations/south-sudan-situation>, accessed June 10, 2024.

重欠缺。<sup>①</sup> 在苏丹南北内战期间，面对苏人运在南方的广泛动员，喀土穆中央政府采取了分化削弱的策略，试图利用南方各部族间旧有矛盾来招募和武装一些竞争性族群。尽管这一策略最终成效不佳，却在南苏丹各部族间埋下不和的种子。

南苏丹独立后，为共同抵抗北方政府而建立的南方部族统一战线迅速瓦解。由于对国家权力和资源的激烈争夺，原本隐藏的矛盾趋于公开化、白热化。丁卡族认为其在独立运动中功劳卓著，理应在新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他们对其他一些部族在苏丹内战时期态度摇摆，甚至与喀土穆政权合作的行为心存疑虑，这最终导致丁卡族主导的政府军于2012年对费提特人（Fertit）动武，并在2013年对努尔人采取军事行动。<sup>②</sup> 其他部族对此不满，特别是努尔族，他们不甘示弱。努尔族主要分布在石油资源丰富的南苏丹北部地区，他们希望在国家权力和财富分配方面获得优待，为此采取政治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策略，进而引发其他部族效仿。

尽管“重振协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权力分配和部分现实利益的纷争，但是南苏丹各族群之间的深层次分歧并未消除。对不少精英和民众而言，其最根本的认同仍来自本族群，而非南苏丹这个新生国家。在城镇和交通较为发达的地区，由于政府治理较为有效，且受到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监督、援助和保护，民族国家建构相对容易进行。而在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政府治理能力非常薄弱，家庭、亲属、部族和宗教网络主导着人们的生活，部族争端和暴力活动仍然普遍存在。一些地方部族武装基于地方权力结构，与中央政府联系极其松散，他们对地方利益的强烈追求增加了央地互动的复杂性。如果南苏丹和平进程最终无法实现国家精英和地方社区的有效整合，那么目前暂时稳定的地区也可能陷入更广泛的城乡冲突和央地对立之中。<sup>③</sup>

## （二）苏人运内部分裂与各党派权斗

苏人运是南苏丹独立斗争的主要领导力量，然而该组织内部长期存在派系间的权力斗争。在苏丹内战时期，马沙尔派系与加朗领导的苏人运主流派龃龉不断，南苏丹独立后这种矛盾愈发激烈。基尔曾是加朗的得力助手，负责军队日常

① 周光俊：《南苏丹分离运动的逻辑分析：1972—2011》，《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1期，第84—85页。

② Kon K. Madut, “Ethnic Mobilization, Armaments, and South Sudan’s Quest for Sustainable Peace,” *Peace Review: A Journal of Social Justice*, Vol. 32, No. 2, 2020, p. 226.

③ Jana Krause, “Stabilization and Local Conflicts: Communal and Civil War in South Sudan,” *Ethnopolitics*, Vol. 18, No. 5, 2020, pp. 478 - 493.

运营，并在加朗去世后继承了权力。南苏丹独立后，苏人运成为新生国家的执政党，苏人解则成为政府军。2013 年，南苏丹第一次内战爆发，苏人运正式分裂为总统基尔领导的苏人运—政府派和马沙尔领导的苏人运—反对派，其他派系还包括前被拘留高官派等。独立后的持续内战加剧了苏人运内部分裂，高官改换门庭、将领拥兵反叛的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基尔和马沙尔之间隔阂深重，严重缺乏互信。

基尔总统掌控着苏人运的大部分力量，特别是由丁卡族主导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尽管其内部也存在一些分歧。而苏人运—反对派作为主要反对力量，其群众基础是上尼罗河地区的努尔族，军事力量被称为苏人解—反对派。2020 年 7 月，基尔在南苏丹独立日演讲中表示，经过 2013 年和 2016 年两次冲突，他难以想象再次与马沙尔共事，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选择摒弃前嫌，恢复马沙尔的职务，这一妥协并非出于软弱，而是为了实现和平。<sup>①</sup> 尽管如此，基尔并未停止对苏人运—反对派的分化瓦解。2022 年 1 月，他与此前脱离马沙尔派的指挥官达成一系列协议，进一步削弱了马沙尔的权力。

从现状来看，南苏丹过渡政府缺乏执政经验，苏人运等各党派权斗激烈，一些领导人倾向于将个人、小团体和部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导致矛盾难以调和。有南苏丹学者抨击政府要员：“履职后没有表现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情，而是利用职务来积累财富和实现自我。他们没有将国家和人民视为优先事项或责任，而是努力攫取一切可以染指的东西。”<sup>②</sup> 2023 年美国国务院发布报告称，2018 年“重振协议”未能打破南苏丹精英政治中讨价还价的暴力循环，如今协议几乎所有部分都受制于南苏丹军事和安全精英的政治算计，他们利用暴力、挪用公共资源和庇护机制来追求狭隘的自身利益。<sup>③</sup>

目前，南苏丹反对派要求废除 2024 年 7 月立法机构通过的《国家安全局法》，认为该法赋予政府暴力机关任意拘留和侵犯人权的权力。苏人运—反对派也宣布退出旨在让过渡政府与更大范围反对力量实现和解的“图迈尼倡议”，其动机可能是担心自己在“重振协议”中的主要反对派地位因其他反对力量加入而受到削弱。从长期来看，如果南苏丹政府高层无法实现政治整合并达成共识，

- 
- ① PW, “July 9th: President Kiir’s Speech Marking the 9th Anniversary of South Sudan’s Independence,” July 21, 2020.
- ② Paul Izaru Bilal, “The Root Cause of the Conflict in South Sudan and Proposed Solutions,” May 12, 2020, <https://www.wearesouthsudan.com/2020/05/12/the-root-cause-of-the-conflict-in-south-sudan-and-proposed-solutions/>, accessed July 7, 2024.
-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South Sudan Business Advisory,” August 14, 2023, <https://www.state.gov/south-sudan-business-advisory/>, accessed July 7, 2024.

包括改革苏人运、成功举行全国选举以及制定宪法，南苏丹和平进程前景依然令人担忧。

### （三）经济发展困难与弊病

南苏丹持续动荡不安，不仅反映在政治和军事层面，也体现为经济和民生的深重困境。长期以来，南苏丹一直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独立至今，南苏丹经济表现乏善可陈，两次内战更是对该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下降超过 2/3，从 2013 年的约 150 亿美元降至 2018 年的不到 50 亿美元。<sup>①</sup>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9 年人类发展报告》，南苏丹在 189 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四。<sup>②</sup>

2018 年“重振协议”签署后，南苏丹经济发展虽略有起色，但仍未真正摆脱冲突阴影。经济增长缺乏动能、无法实现粮食安全是主要挑战，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基础设施极为落后、流离失所人数增加、自然灾害频繁以及国际环境动荡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困难。此外，南苏丹面临较大的人口压力，目前 73% 的人口在 25 岁以下，人口年均增速超过 3%，预计 30 年内人口将翻一番；教育水平低下，识字率仅为 27%，仅有 37% 的儿童接受正规教育。<sup>③</sup>

独立以来，南苏丹执政者采取了比较粗放的经济治理模式，尚未找到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资源诅咒”和各种经济弊病尤为突出。南苏丹经济结构非常单一，石油和农业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已探明石油储量约为 47 亿桶（其中可采储量为 22.6 亿桶），总储量位居非洲第五，90% 以上的政府收入和几乎所有出口额都来源于石油收益，而农业则是超过 4/5 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sup>④</sup> 自 2020 年以来，由于自然灾害和苏丹内战的影响，南苏丹原油日产量从 2021 年的 16.9 万桶降至 2023 年的约 14 万桶，远低于内战前 35 万桶的峰值。同时，国际需求

- ① FDI Intelligence, “The Promise of Oil and Gas in South Sudan,” October/November 2022, <https://www.fdiintelligence.com/content/feature/the-promise-of-oil-and-gas-in-south-sudan-81521>, accessed July 8, 2024.
- ②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2019, <http://hdr.undp.org/en/content/2019-human-development-index-ranking>, accessed July 8, 2024.
- ③ UNDP, “Trade for Peace and Resilience in South Sudan,” 2021, [https://www.undp.org/sites/g/files/zskgke326/files/migration/ss/Trade-for-Peace\\_Policy\\_Brief\\_Low-res.pdf](https://www.undp.org/sites/g/files/zskgke326/files/migration/ss/Trade-for-Peace_Policy_Brief_Low-res.pdf), accessed July 10, 2024.
- ④ World Bank, “World Bank Report,” June 15, 2022,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2/06/15/world-bank-report-with-peace-and-accountability-oil-and-agriculture-can-support-early-recovery-in-south-sudan>, accessed July 10, 2024;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南苏丹概况》，2024 年 1 月，<http://www.cidca.gov.cn/gjhdq/fz/nsd.htm>，访问日期：2024 年 7 月 10 日。

低迷导致油价持续低位运行，南苏丹政府收入因此锐减，外汇储备告罄，通胀率急剧攀升，经济不时出现负增长。<sup>①</sup> 南苏丹过渡政府的经济改革没有解决深层次的治理问题，也未能在改善公共财政管理以提高政府项目透明度方面取得进展。根据透明国际 2023 年报告，南苏丹被列为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清廉指数在 180 个国家中排第 177 位，而在 2021 年和 2022 年的报告中也被视为世界上最腐败国家之列。<sup>②</sup>

执行“重振协议”的各环节均需要大量经费支持，尤其是统一部队的训练和部署，武装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安置等工作耗资巨大。目前，南苏丹过渡政府连公务员的薪资都难以按时支付，更遑论负担“重振协议”所需的巨额投入。

#### （四）外部力量干预和影响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南苏丹位于非洲萨赫勒地带，是北非阿拉伯文明与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文明的过渡地带，同时也是各种分裂势力活跃和外部力量激烈博弈的区域。南苏丹国内政治和国家安全深受外部力量影响，既有周边国家和地区势力的介入，也有西方大国试图掌控其走向的干预。其中，作为全球霸权的美国在过去 20 年来一直引领西方对苏丹和南苏丹的政策，不仅在南苏丹独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当前南苏丹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美国联合英国、挪威形成“三驾马车”协调立场，通过援助对南苏丹过渡政府和各政治势力施加影响，试图掌控和平进程走向，但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对南苏丹的资源投入明显减少；另一方面，美国对基尔政府持续施加压力，宣称南苏丹局势威胁区域和平与稳定，对其施加制裁。<sup>③</sup> 历史上南苏丹曾是英国殖民地，英国对其影响深远。美英等西方大国出于自身利益，在南苏丹政坛培植亲己力量或打压异己，它们在南苏丹和平进程中的作用非同寻常。

① Benjamin Takpiny, “South Sudan: Fall in Global Oil Prices Hitting Economy and Peace,” May 5, 2020, <https://www.aa.com.tr/en/africa/south-sudan-fall-in-global-oil-prices-hitting-economy-and-peace/1829202>, accessed July 15, 2024; The East African, “South Sudan Economy Sinks as Revenue from Oil Shrinks Due to War, Flooding,” March 9, 2024, <https://nation.africa/africa/news/south-sudan-economy-sinks-as-revenue-from-oil-shrinks-due-to-war-flooding-4550548>, accessed July 15, 2024.

② Trading Economics, “South Sudan Corruption Rank,” 2024,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south-sudan/corruption-rank>, accessed July 15, 2024.

③ U. S. White House, “A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National Emergency with Respect to South Sudan,” March 30,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3/30/a-message-to-the-congress-on-the-continuation-of-the-national-emergency-with-respect-to-south-sudan/>, accessed July 15, 2024.

苏丹、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邻国也深度介入南苏丹和平进程，利用地缘相邻、人文相近等优势，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南苏丹政局，其中最为重要的介入平台是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虽然伊加特在南苏丹和平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调解和监督努力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其作用也受到严重制约，包括成员国在南苏丹追求自身利益，一些成员国与南苏丹冲突各方亲疏有别，以及伊加特缺乏主导成员国和长期维护区域和平的能力等。作为第三方调解者，伊加特的持续努力值得肯定，但其解决模式也面临能力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有学者指出，伊加特在第二次苏丹内战中的成功调解主要得益于“适应性缔造和平”的方法，但在南苏丹独立后持续内战的背景下，这一路径存在风险。<sup>①</sup>

当前对南苏丹局势影响尤为显著的是2023年4月爆发并持续至今的苏丹内战。苏丹各邻国普遍受到暴力溢出的影响，而南苏丹本身就危机四伏，其和平与稳定尤显脆弱。事实上，除肯尼亚外，苏丹、中非共和国、刚果（金）、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等南苏丹邻国近年来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内部冲突或政治动荡，并在多个方面对南苏丹产生影响。新一轮苏丹内战恶化了东非地区长期存在的动荡局势，加剧了各种国际力量在该地区的博弈，不仅扰乱了南苏丹石油出口，加重了经济民生和人道主义危机，还可能激化南苏丹的种族、领土和资源争端。

苏丹内战中存在煽动族群矛盾的倾向，南苏丹易受到溢出效应影响，从而加剧其业已存在的族群紧张局势。譬如，苏丹反政府组织“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简称“苏人运—北方局”）<sup>②</sup>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进行动员，增加了该组织与南苏丹民兵在边境沿线发生冲突的风险。紧张局势还以资源争夺或领土争端的形式表现出来，譬如2023年5月大量跨境难民返乡时，上尼罗河州马拉卡勒的努尔族和希鲁克族因争夺饮水而发生冲突；有关阿卜耶伊最终地位和边界问题的政治进程也陷入停滞，2023年启动的南北苏丹相关对话戛然而止。这些因素叠加，使南苏丹重新陷入动荡和冲突的风险增大。<sup>③</sup>

① Michael J. Butler, “Adaptive Peacemaking in Protracted Conflicts: IGAD Mediation in the Second Sudanese Civil War,” *Global Policy*, Vol. 10, 2019, pp. 93 – 100.

②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是领导苏丹南方独立斗争的苏人运分裂的产物。在南苏丹独立后，苏人运绝大部分力量存在于南苏丹，成为新生国家的执政党，但也有少部分留在苏丹，作为名为“苏人运—北方局”的反政府组织存在，南苏丹的苏人运和苏丹的苏人运—北方局已属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组织。

③ RANE, “Sudan’s Civil War Endangers South Sudan’s Fragile Peace,” June 27, 2023, <https://www.ranetwork.com/platform/products/geopolitical-intelligence>, accessed July 15, 2024.

## 推进南苏丹和平进程的可能路径

自 2011 年独立以来,尤其是 2018 年“重振协议”签署后,在国际社会和南苏丹过渡政府、各党派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南苏丹和平进程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体现在“重振协议”执行的各个环节上,主要表现为选举条件不成熟、统一部队整合进展缓慢、部族冲突持续、平民保护和人道主义形势严峻等。这些复杂挑战并非偶然,而是南苏丹长期在内政外交等方面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产物,诸如民族国家建构艰难、苏人运内部分裂与各党派权斗、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以及外部力量干预和影响等问题。

许多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南苏丹独立前。彼时,在追求独立的总目标下,苏丹南方精英和民众往往将地区问题归咎于喀土穆中央政府的政策或能力。南苏丹实现独立后,潜伏的各种矛盾开始显现,民族国家建构、政治权力分配、发展道路选择和外交关系构建等均对南苏丹各党派提出严峻考验,而建设新秩序的难度不亚于打破旧秩序。此外,南苏丹独立对东非地区的权力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次区域国际关系需经过动荡和调整才能实现新平衡,这也对南苏丹和平进程造成影响。面对滞后的和平进程,南苏丹各方需要以国家团结发展为大局,放下成见,弥合分歧,继续推进对话协商,有步骤地解决“重振协议”未落实的重要事项,尤其是安全安排,为顺利举行大选做好充分准备,这样才能让南苏丹逐步走上和平发展的正轨。

尽管现有矛盾和问题给南苏丹和平进程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但对其前景无须过于悲观。放眼长远,南苏丹的未来终究要由本国人民创造,同时需要国际社会支持。对于影响和平进程的长期性、深层次和国际性因素,南苏丹和国际社会可在以下方面付诸努力。

其一,加强族群整合与地方治理。深刻的族群矛盾和薄弱的地方治理是南苏丹和平进程的严重阻碍,但也要看到这些矛盾虽然根深蒂固,却并非完全无解。南苏丹当前的族群矛盾和治理困境与东非某些国家历史境况颇为相似,这些国家在族群整合和地方治理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如卢旺达就是典型例子。卢旺达曾陷入严重的族群冲突和治理困境,但进入 21 世纪后取得显著进步,尤其是在民族和解、地方治理和经济发展方面,其多元一体的整合之道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sup>①</sup>当然,南苏丹无法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但卢旺达等国领导层致力于国

<sup>①</sup> 舒展:《卢旺达民族和解探究与思考》,《西亚非洲》2015 年第 4 期,第 114—132 页。

家和解的战略决断和政治智慧无疑可供借鉴。在未来的和平进程中，南苏丹政府需要致力于推动各族群和解与整合，尤其是化解丁卡族与努尔族的历史怨结，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利益，塑造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同时，探索适合国情的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健全各层级治理结构，确保中央和地方政令畅通。针对地方治理困难背后的地理阻隔因素，南苏丹政府应有重点、分步骤推进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区域互联互通，为跨区域、跨族群的经济社会融合提供更多资源，也需要改善国内安全和营商环境，吸引外国投资和支持。

其二，改进经济发展与援助战略。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进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独立至今，南苏丹经济状况恶化、民众生活困苦，加剧了族群矛盾和治理困境，成为政治矛盾乃至武装冲突的温床。尽管现状堪忧，但南苏丹本身资源禀赋优异，石油和矿产资源丰富，农牧业自然条件良好。要为和平进程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南苏丹各界需从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做好顶层设计，积极寻求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一方面，要克服各种冲击，确保支柱产业石油工业的正常运作，优化石油产业结构，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努力改变单一的经济结构，推动国民经济多元化转型，利用丰富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提升农牧业现代化水平，并发展与南苏丹需求相符的加工业。同时，国际社会特别是参与南苏丹和平进程的各方，应制定和实施更具针对性的经济援助方案，助力南苏丹打造多元化经济基础，在稳定和提升石油产业效益的前提下，促进农牧业、矿业、加工业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均衡发展。

其三，深化区域与国际安全合作。南苏丹地处东非心脏地带，其安全局势对周边国家有强烈的溢出效应，同时容易受到周边局势影响。作为一个百废待兴的新生国家，南苏丹和平与稳定绝非凭一己之力就能实现，而是需要区域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南苏丹需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和睦邻政策，保持与苏丹的关系稳定，加强与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周边国家的多领域合作，积极发展与域外大国及非洲地区大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尽量减少外部冲突的干扰。南苏丹应积极参与东非次区域安全框架、非盟《2063年议程》以及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建设，借助伊加特和非盟的资源，实现更广泛的区域和平与稳定。同时，国际社会应尊重南苏丹的自主权，美西方国家应摒弃按自身意愿塑造南苏丹未来的做法，联合国、非盟、伊加特等组织应加强沟通协调，继续斡旋，与其他国际伙伴合力推动南苏丹实现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伊加特作为解决南苏丹问题的重要次区域组织，得到联合国和非盟的认可，其成员国应加强团结协作，从次区域整体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提升持续参与南苏丹和平进程的能力和效率。鉴于伊加特在监督“重振协议”执行中面

临困境，可探索推进“伊加特+”模式，即伊加特充当调解次区域力量平衡的重要论坛，同时强化非盟和联合国的协调，寻求中国、美国、欧盟等全球主要力量的支持。

其四，践行以发展促和平理念，促进中南关系发展。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支持南苏丹和平进程，不仅是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重要出兵国之一，也参加了伊加特驻南苏丹政治和安全监督机制。此外，中国是非洲自主安全范式的重要支持者，通过发展合作促进南苏丹和平进程。南苏丹独立后，两国在多个领域开展良好合作，目前中国是南苏丹最大的投资来源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和重要援助方之一。近年来，中国积极响应南苏丹关于将对南苏丹援助从人道主义转向发展领域的呼吁，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援助了多个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民生、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培训项目，并取得良好成效。<sup>①</sup>面对南苏丹和平进程中的诸多问题，中国可立足自身优势，从安理会层面推动联合国与非洲区域组织协作，形成政治解决合力，向非洲自主安全范式赋权；加强与南苏丹的多元经济合作，拓展产业合作领域，提升南方自主发展能力，促进从单方面“输血式”援助向可持续的“造血式”合作转变，助力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转型；继续积极参与联合国南苏丹和平行动，以实际行动提升南苏丹政府和民众对国际维和机制的信任与支持。

（责任编辑：贺杨）

<sup>①</sup> 《驻南苏丹大使马强在南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宣介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外交部，2024年9月17日，[https://www.mfa.gov.cn/web/zwbd\\_673032/wjzs/202409/t20240918\\_11492291.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wbd_673032/wjzs/202409/t20240918_11492291.shtml)，访问日期：2024年9月20日。

explores the compou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from climate change to violent conflicts in the G5 Sahel countries (Mauritania, Burkina Faso, Mali, Niger and Ch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ulnerability.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climate change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water access through rising temperatures and reduced precipitation, but also indirectly triggers resource competition and social instability by exacerbating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vulnerabilities, especially in regions with highly fragile ecosystems, where thi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s more evident. By analyz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vulnerability of violent conflict in the Sahel region, this paper reveals the role of climate change as a “threat multiplier” in the region, and further discusses how to reduce the risk of violent conflict by strengthening regional ecological,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governance.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violent conflict, and offer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governance in vulnerable regions.

**Keywords:** Climate change, violent conflict, regional governance, climate security, the G5 Sahel

**Authors:** Zhao Qichen,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African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Liu Jingwen,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 **The Peace Process in South Sudan: An Analysis from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Perspectives**

*Hu Erjie*

**Abstract:** Since the independence of South Sudan in 2011, its peace process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ed and strongly suppor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le making progress in stages despite severe difficulties. However, the peace process in South Sudan still faces multiple complex challenges, such as the serious insufficiency of

election conditions, the slow progress of the unifying forces, the constantly delay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fety plan, the worrying situation of ethnic conflicts and civilian protection humanitarian issues,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refugees, the dir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masses and the limited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These challenges are rooted not only in the internal ethnic and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of South Sudan, but also in its complex historical legacy, its fragile st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he deep involvement of external powers. 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parties in South Sudan can deal with them, so as to provide useful thoughts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eace process in South Sudan and its future peace building.

**Keywords:** South Sudan, the peace process, the Revitalized – Agreement 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 South Sudan (R – ARCSS), tribal conflict, humanitarian crisis

**Author:** Hu Erji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9).

### **Shaping of China's Image in Africa: An Analysis**

#### **Based on the China – Related Reports in Mainstream Tanzanian Newspapers**

*Wang Qiang*

**Abstract:** National image is a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f a country's cultural soft power, social values, historic heritage and ideology. Mass medi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a country's image. Taking four mainstream newspapers in Tanzania as exampl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China's national image portrayed by African newspapers through the China – related news reports, explores the causes, and discusses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image in African media. The African newspapers not only pay great attention to China – Afric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hich have direct bearing on African interests, but also set store by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